

攻克瑗珲

〔俄〕A. B. 基尔希纳著



9
务 印 书 馆

А. В. Кирхнер
ОСАДА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А

**И
ВЗЯТИЕ АЙГУНА**

Типография «Амурской Газеты»,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 1900.

根据布拉戈维申斯克《阿穆尔报》印刷所 1900 年版译出

内 部 发 行

GŌNGKÈ ÀIHUÌ

攻 克 璦 琿

〔俄〕А. В. 基尔希纳 著

郝 建 恒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 11017·673

1984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48 千

印数 6,800 册

印张 6 1/4

定价: 0.83 元

译者序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在神州大地上爆发了震撼世界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帝国主义列强组织八国联军进行干涉和镇压;俄国是八国联军主要参加国之一,参加了进犯津京一带的战争。东北各地的义和团在山东、直隶(河北)等地义和团的推动和影响下,迅速兴起、发展起来,同沙俄帝国主义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沙俄以保护中东铁路为借口,又单独出兵,分五路大举入侵我东北地区。集结在海兰泡的这路沙俄侵略军企图攻占瑗珲,然后南下经卜奎(今齐齐哈尔)进犯哈尔滨。黑龙江将军寿山命瑗珲副都统兼北路全军翼长凤翔严加戒备,“如俄兵过境,宜迎头痛击,勿令下驶。”^①凤翔采取了加强防御的措施。7月12日,满载沙俄军队的轮船和驳船由“色楞格号”轮护航从海兰泡出发下驶,准备加强旅顺、大沽和哈尔滨的兵力。

7月14日(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八日),俄轮“米哈伊尔号”拖着五艘驳船,满载军火从伯力开往海兰泡,途经瑗珲时,靠近我岸航行,进行挑衅,瑗珲城头守军挥旗,令其靠岸停泊,不听,乃放炮迫其靠岸停泊,我官员登船检查。少顷,俄轮“色楞格号”护送运兵俄船通过色切夫斯基浅滩后返航归来,靠近“米哈伊尔号”停泊。乘坐在“色楞格号”上的界务官科利什米特上校率五名俄兵下船“登我岸防汛窥视,阻我检查俄船。”^②旋即上船,命令“米哈伊尔号”和

^① 《西巡大事记》,卷首,第21页。

^② 《瑗珲县志》,卷八之六:《庚子俄难》。

“色楞格号”起锚开轮，并令船上俄兵向我开枪开炮。我岸上守军当即予以还击。激战半小时，打伤该界务官，击毙俄兵二十余名，打伤十余名，俄船狼狈而逃。之后，沙俄便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海兰泡惨案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

海兰泡位于黑龙江与精奇里江汇合处，与今黑龙江省黑河市隔岸相望；本来是我国黑龙江左岸的一个屯子；1858年，沙俄通过不平等的中俄《璦琿条约》将其割占，在《璦琿条约》签订后的第六天，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意为报喜城）。到1900年，该地已有三万多人口，多半为中国人。1900年6月24日，沙俄阿穆尔省驻军司令获悉沙俄等帝国主义侵略军攻占我大沽炮台后，当即于6月24日傍晚发布了动员令，宣布：阿穆尔沿岸军区部队已进入作战状态。在7月14日俄轮挑衅被粉碎后，沙俄在海兰泡的驻军于15日即向璦琿进攻，被璦琿军民击退。同时海兰泡的沙俄士兵还驱赶、迫害海兰泡的中国人，抢劫其财产，砸毁其店铺。7月16日，手持长斧的俄国兵搜捕了数千名中国人，押送到警察局，警察局容纳不下，便又押送到精奇里江边的莫尔金锯木厂。第二天（7月17日），数十名哥萨克和警察便把上述被捕的中国人押解到江边，中途掉队者尽被砍死。到江边后，即用刀、斧、枪把中国人往江里赶，不会凫水者都溺死江中，不敢下水和进行反抗者当即被砍杀。据《璦琿县志》记载：是日“午前十一钟时，遥望彼岸，俄驱无数华侨，圈围江边，喧声震野，细瞥俄兵，各持刀斧，东砍西劈，断尸粉骨，音震酸鼻。伤重者毙岸；伤轻者死江；未受伤者，皆投水溺亡，骸骨漂溢，蔽满江洋，有随浪力拥过者八十余名，赤身露体，昏迷不能作语。当经崇统领崑山怜其惨苦，飭令随军官医调治，苏后询知惨杀溺毙华侨有五千余名，各赏衣裤一套，分给穿服遣去。”^①此后又进行三次大屠杀，前后共屠杀中国人近万名。

^① 《璦琿县志》，卷八之六：《庚子俄难》。

紧接着,沙俄便趁势侵占江东六十四屯,屠杀、驱赶世居该地的中国居民。

江东六十四屯位于黑龙江左岸,由精奇里江江口以南至黑龙江省孙吴县霍尔莫津屯对岸。面积南北一百五十里许,东西八十里许,居住满、汉、达斡尔居民三万余人,本系我国固有土地。1858年,沙俄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俄《璦琿条约》,割去我国黑龙江左岸约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对江东六十四屯曾作如下规定:“原住之满洲人等,照旧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远居住,仍著满洲国大臣官员管理,俄罗斯人等和好,不得侵犯。”但是沙俄对这块土地也一直想霸占,在此之前,沙俄早就向该地“移民”,蚕食这块土地。

在7月17日沙俄屠杀海兰泡中国居民的第二天,即将六十四屯居民“聚之一大屋中,焚毙无算,逸生者不及半。”^①逃出者纷纷渡江逃难,有的未至江边即遭杀害,有的淹死江中,溺死者有七千余人,江东屯舍被俄兵举火,夷为平地。

沙俄制造了海兰泡惨案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后,即向我岸进攻。8月1日夜,沙俄侵略军从五道霍洛偷渡登陆,2日清晨,沙俄又出动火轮,配合渡江登陆的数千骑兵和步兵水陆夹攻黑河屯,海兰泡俄军也向黑河屯开炮轰击。黑河屯军民与入侵之敌鏖战四小时,黑河屯被攻陷。敌军旋即向璦琿进发,途中又遭到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在大四嘉屯(大四家子屯)和卡伦山都发生过激烈的战斗。8月4日,沙俄阿穆尔省驻军司令调集万名俄军从东、南、北三面进攻璦琿。凤翔翼长指挥三千余名守城清军和义和团团勇“死力拒敌”。在巷战中,璦琿军民据守房舍,顽强抵抗,宁死不屈。连本书作者也惊叹,中国人“表现为真正的英雄。”沙俄攻克璦琿后,即放火焚烧这座具有二百年历史的古城,“烟柱浓烈,火光冲天,照亮

^① 《西巡大事记》,另见日本和田清著《关于江东六十四屯问题》。

了整个郊区，房子里不停的爆炸迸发出一簇簇熊熊的火焰。火焰和烧焦的木头的烟柱冲向深红色的天空。”^①“数千余房，毁尽为墟。”^②最后只剩下一座魁星楼。沙俄侵略军攻占瑗琿后，继续向墨尔根、卜奎进军。

1900年沙俄制造的“黑龙江上的悲剧”发生后，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列宁曾愤怒地指出：“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③

这就是1900年发生在黑龙江上的事件。本书可能是记述这一事件的最早的俄文著作。本书作者A.B.基尔希纳是海兰泡出版的《阿穆尔报》主编，是1900年海兰泡大屠杀的目击者和参加者。黑龙江上的硝烟未散，他便写了此书。由于他是站在沙俄帝国主义的立场上记述这一事件的，因此，他处处为沙俄政府开脱罪责，对中国人进行种种恶意的污蔑，有意歪曲事实，例如，他在“序言”中荒谬地写道：“根据条约，事先不通知就向根本没有防卫的和平城市布拉戈维申斯克开炮轰击以及事先不通知就射击轮船并要求轮船停止沿阿穆尔航行，不仅是违约的行为，而且是直接的进攻。”这种说法，有悖事实，毫无道理，因为沙俄政府在5月已作出出兵中国的决定，6月即已参加进犯我国内地的战争，而在7月14日俄轮“米哈伊尔号”在瑗琿城下挑衅被粉碎后，海兰泡俄军即向我黑河屯开炮，我黑河屯守军开炮还击，这能说是我方“违约”和“直接进攻”吗？再说，在沙俄与其它帝国主义挑起对华战争的情况下，俄船满载军队和军火，越过主航道，靠近我岸航行，进行挑衅，我瑗琿守军奉命进行阻拦，粉碎其挑衅，这是保卫我国主权和

① 本书第5章。

② 《瑗琿县志》，卷八之六：《庚子俄难》。

③ 列宁：《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1卷，第215、217页。

领土的正义行动,也根本谈不上“违约”和“直接进攻”,而前面谈到的事实说明真正“违约”和发动“直接进攻”的正是沙俄帝国主义。另外,本书对前述骇人听闻的海兰泡惨案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极力回避,语焉不详,其用意也很明显。尽管如此,本书也提供了一些沙俄在海兰泡厉兵秣马,部署兵力,殴打、驱逐、迫害中国人,侵犯黑河屯、卡伦山、瑗珲等的史料,对我们研究二十世纪初的中俄关系史和沙俄侵华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原名为《Осада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а и взятие Айгуна》(《布拉戈维申斯克被围和攻克瑗珲》),由于书名较长,而且事实上也未存在过什么 осада(围攻,包围;被围),故将书名简略地译为《攻克瑗珲》。另外,原书正文第一章标题阙如,译者根据目录补上,使之一致。书中附有《参加布拉戈维申斯克保卫战和各段段长所登记的人员名单》一份,因篇幅较多,参考价值不大,未译附。本书还附录王晶同志译的《1900年中国人围攻布拉戈维申斯克纪实》一文,供参考。

郝建恒

1983年9月

目 录

译者序	i
序言	1
第一章 (动员)	4
第二章 瑗琿事件和围攻布拉戈维申斯克	16
第三章 攻克黑河屯	72
第四章 7月21日卡伦山下的战斗	87
第五章 7月22日瑗琿城下的战斗和攻克瑗琿	97

* * *

驻军司令从瑗琿归来	112
关于卡伦山下的战斗	113
关于瑗琿城下的战斗	114
志愿兵出征瑗琿城	117
满洲人从黑河逃跑	120
志愿兵进行曲	122

补 遗

志愿义勇队	124
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志愿义勇队队长科隆塔耶夫斯基中尉给阿穆尔 省部队司令的报告	131
布拉戈维申斯克市警察局局长的报告	135
河岸警卫队第4段段长给河岸警卫队队长先生的报告	136
布拉戈维申斯克	138

瓊瑯	146
黑河屯	150
电报	153
获得军功章的士兵名单	155
颁发军功章	157
各部队殉难和失踪士兵名单	159

祭 文

列昂尼德·彼得罗维奇·沃尔科夫	161
韦尼阿明·米哈伊洛维奇·拉维奇-皮格列夫斯基	162

附录	165
----------	-----

1900 年中国人围攻布拉戈维申斯克纪实（回忆录片断）

〔俄〕克拉芙季娅·尼基金娜著	165
----------------------	-----

人名译名对照表	186
地名译名对照表	188
船名译名对照表	190

序 言

满洲发动的抗俄军事行动，不管对将来确立两个邻国之间（俄国和中国）的关系有何影响，都是极其重要的事件，并将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今年1900年夏天在满洲及其边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围攻布拉戈维申斯克^①和试图阻止轮船沿阿穆尔河^②航行，占有最主要的地位。满洲人要求俄国人撤离满洲腹地，他们能为这一行为提出的理由是，人民不愿意见外国人呆在他们的国家，或者在他们的国家里作威作福，但根据条约，事先不通知，就向根本没有防卫的和平城市布拉戈维申斯克开炮轰击，事先不通知，就向轮船射击和要求轮船停止沿阿穆尔河航行，不仅是违约的行为，而且是直接的进攻，对此恐怕他们无法解释，也提不出理由。在这种情况下，满洲人和“文明的”中国人是作为名副其实的亚洲人行事的。他们极端秘密地动员了军队，准备了大量武器和火药，加固了自己的阵地，之后，在没有事先通知自己的意愿和要求的情况下，就径直向布拉戈维申斯克开火，而该市此前通过贸易之地大黑河屯^③和通过瑗珲商人与满洲一直保持非常友好的贸易关系。中国边防队总部设在瑗珲，在和平时期这里驻扎一万军队，由瑗珲副都统统辖。虽然在中国中原地区“大拳民”和中国军队同他们一起与欧洲人作战，虽然满洲中部也已开始骚动，但是这样的事情在中国是经常发

① 即海兰泡。——译者

② 即黑龙江。——译者

③ 即今黑龙江省黑河市。——译者

生的,这只能说明中国政府完全无能为力,说明中国内部生活条件的不正常。这些事件从来没有造成任何比较严重的后果,因此谁也没有料想到,谁也没有认为可能进攻布拉戈维申斯克,许多人对于正在酝酿战争的传闻一笑置之,何况俄国边民和哥萨克对将要与之作战的敌人的性格了如指掌,因此对于敌人的威胁和备战活动未能予以重视。

突然大炮轰击起来:

这在各民族的关系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事;类似这样的事例只能在太古时代找到,而且只见之于把战争看作是掠夺和屠杀的半野蛮人中间。

从塞瓦斯托波尔战役之时起,没有一座俄国城市不遭受过炮轰。这是44年以前的事。再往前推44年,即1812年,俄国遭到了拿破仑的袭击。真是相当奇特的时期,奇特的巧合。

后面,我们努力尽可能完整地和不偏不倚地勾画出一幅图景,描述布拉戈维申斯克被围和攻克瑗琿的全部情况。在阿穆尔河上的军事行动是以攻克瑗琿而告结束的,此后,战事转移到了满洲腹地。

由于无法弄到所需要的全部资料,由于出版报纸的大量日常工作缠身,以及由于当时还不能畅所欲言,因此对本书许多缺点和疏漏,完全有理由可以得到读者的谅解。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认为本书不仅对在阿穆尔河上发生的事件感兴趣的一般读者具有一定价值,而且对未来的俄中关系史也是不无裨益的,因为这是一个直接观察者、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无意中成为如此离奇的事件的参加者的讲述。因此,我将为读者对本书缺点的原谅而感到欣慰。

由于在阿穆尔出版本书的条件困难,由于战争引起的人力和生活费的昂贵,由于纸张昂贵,而且无法弄到所需要的数量,由于本年沿阿穆尔河运送商品的船只中断航行,以及所有的轮船都被

抽调去运送军队,凡此种种决定了本书定价也比较昂贵。

我们在此向所有提供资料、协助本书出版的人表示感谢,同时,请读者费心将所有有关阿穆尔河事件的资料提供给我们,并将意见或需要修改之处来信告知,这些意见将先在《阿穆尔报》上发表,然后再据以修改本书,因为出版本书唯一和最主要的目的是对布拉戈维申斯克被围攻的历史予以全面而公正的记载。

为了使本书的某些地方不被曲解,我们认为有必要作如下补充:所有居住在边区的中国人不仅知道正在酝酿中的事件,而且事先被告知开始轰击的日期,只是期限非常紧迫。从6月25日起,许多人便携带自己的全部财物渡过阿穆尔河,另一些人未能如此迅速处理完自己的事务,不得已而留在城里,此外,有些人也没有渡河到黑河屯去,因为到那里也怕财物被抢掠一空,因为中国军队用抢劫中国和平居民的办法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东西。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没有一个中国人事先将预定的炮轰日期告知俄国当局;那一天,还在炮轰开始之前很久,他们就全都躲藏起来。据说,“义和拳”的奸细几天来已在市里出没,要求中国商人具结协助他们。关于此事,我们曾从许多完全可以信赖的人士那里听到的。因此,把留在城市里的中国人仅仅看作是和平居民,那是很危险的。

我们在本书里只是简略地涉及在阿穆尔的其余地方和满洲发生的事件,因为关于这些事件,我们掌握的资料非常之少。

为了使不熟悉布拉戈维申斯克和瑗珲的读者了解这两座城市,我们在书末刊印了这两座城市的简介,这两座城是俄-满冲突的见证,其中之一的瑗珲已被完全夷为平地。此外,在书末还附录了被围攻的一些情节和事件的记述,以及义勇兵的名单和在正文中没有提及的和以前部分登载在《阿穆尔报》上的关于义勇队活动的资料。

第一章 （动员）

关于中国内乱的最初消息是在5月初传到布拉戈维申斯克市的，但是对于这一消息谁也没有给予特别注意，生活照常，没有变化。虽然早就预料到同日本的军事冲突，听说日中进行什么谈判，我们也知道日本海陆军进行的海上和陆上的军事演习和在购买朝鲜港口马山港和加德岛上的土地时发生的争执，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没有预料到俄国会同中国发生军事冲突，中国很早就是我们的邻邦，俄国同它有1万俄里^①长的几乎是没有防卫的陆界，几十年来睦邻友好，和平相处。

在中国，人民骚动不断发生，欧洲人常常受侮辱、并被无知愚民殴打，因此，对于拳匪的出现没有予以重视，甚至在发生下述事件之后，仍然如此：5月6日和7日，这一运动的6名领导者就在北京被捕，而5月15日卢沟桥车站和京汉铁路车站遭到猛烈袭击，这一消息我们是5月21日从“俄罗斯通讯社”的来电中获悉的。在同一电报中还说，切断了比利时工程师们逃跑的道路，丰台镇被一小队拳匪烧毁。由法国人和德国人组成的一支武装队出动营救比利时人，而外交使团决定要求总理衙门提供拟采取的对付拳匪措施的准确消息。

但是，布拉戈维申斯克人中谁也不认为这些事件有任何意义，而且未必有人知道义和拳是怎么回事，它是否有任何什么重要意义。乌克兰剧团于5月17日离开布拉戈维申斯克前往符拉迪沃

^① 一俄里等于1.06公里。——译者

斯托克^①和旅顺口，完全没有预感到，在那里排演的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的戏剧。

就在此时，我们获得攻克比勒陀利亚^②的消息，罗伯特斯先生的部队于新历6月5日（旧历5月22日）进入该城。大家注视着非洲的军事行动，没有想到东方正在酝酿着的威胁。

驻布拉戈维申斯克的两个炮兵连前往乌苏里边区集训去了，只听说满洲军队抵达瑗珲和黑河，也不过是很含糊的传闻，才在某种程度上暗示正在发生不遂意的事情。

5月中旬，布拉戈维申斯克居民听到了布拉戈维申斯克对面黑河屯演奏的中国音乐。流传着中国部队正在训练、在黑河屯后面7俄里的山中驻扎着7千名中国军队，好象是我们的肉商在向中国人采购牲畜时看到过这些军队。但是，仍然需要指出，谁也没有对此予以任何注意。

在地方报纸《阿穆尔报》6月4日第23期上提到了这件事，但为了不使当地居民产生不必要的惊慌，说得很温和，不过在外国生活述评和论述在阿穆尔沿岸地区的战略道路问题的社论中，我们比较肯定地指出：“如果在外交上支吾其词是不能成功的，那么当前世界政治重心就会从非洲南部转移到中国海岸。”

如所周知，这没有成功，京津之间的道路被破坏了。义和团的信徒从四面八方蜂涌而至，局势非常危险，尤其是中国皇帝颁布了敕令，鼓励义和拳的行动。义和拳的密使已散布全国，在与我们相邻的满洲暗中也已开始酝酿风潮。

电报带来了越来越使人惊恐不安的来自天津和大沽的消息。5月28日，圣上颁旨将旅顺口的一部分俄军运到大沽，5月29日即已完成。后来我们从旅顺出版的《新边区》报上得悉此事。

① 即海参崴。——译者

② 南非联邦首都。后面新旧历日期折算有误，应相差13天，这里为14天。——译者

此时，即6月初，“俄罗斯通讯社”的电报来得很不正常，线路常被政府的电报占用。

根据这一迹象，可以判定在东方发生的严重事态。大家都在等待动员，情绪非常紧张。终于在6月11日获悉大沽炮台被占领，并得知中国人首先向邻近的欧洲联合舰队开火，而到6月11日傍晚，如下内容的动员布告已贴满全城：

阿穆尔省驻军司令布告：

顷接圣旨，令阿穆尔沿岸军区部队于11日进入战争状态。

为此，根据第5号动员令征招预备役官兵入伍并征集马匹，第一期非常后备军之士兵不在征招之列。6月12日为动员之第一天。

本司令将此事向圣上托付于本人之阿穆尔省居民宣布，并号召大家全力协助，将上述圣旨顺利实施。切切此布。

阿穆尔省驻军司令格里布斯基中将

1900年6月11日于布拉格维申斯克市

与此同时，宣布：预备役官兵应立即料理完自己的私事，各业主应立即将他们解雇，然后全体陆、海军预备役官兵应紧急到警察局报到。

从6月12日早晨起，一群群预备役官兵便络绎不绝地走向警察局，由此去见军事长官，到兵营集合；12日夜，附近村镇的预备役官兵也开始乘大车而来。到处派出信使，去接被征召者的轮船沿结雅河^①驶往金矿。同时，验收马匹委员会也已开展自己的活动。然而，马匹选得很慢，挑得很严，这使人有理由认为，动员是试验性的，事情还没发展到打大仗的地步。

① 即精奇里江。——译者

此外，谁也不能肯定地说，要同谁打仗，是什么在威胁我们。日本在大沽同欧洲人一起活动，而中国自己想要认真打仗之事，谁也没有想到。只知道，有一帮拳民暴动，从大沽炮台开始向欧洲船只射击的是拳民而不是中国政府的军队。大家都习惯于蔑视中国和中国人，所有边境居民都知道他们胆小，因此很少有人会料想到同中国交战。

然而，尽管如此，在中断了自己的营生，离开了家庭，并且因动员而蒙受了重大损失的预备役官兵中间，暗中出现了对天国子孙及其义和拳的不满情绪。预备役官兵不放过机会借酒浇愁，他们有力的拳头常常打在沉默的、凶恶地东张西望的中国人的背上。

在《阿穆尔报》的新闻栏里，登载了几桩这样的事件。例如，紧靠警察局附近，一群预备兵向一个过路的满洲商贩猛扑上去，把他的货物到处乱扔，并且动手殴打：“我们因为你这个畜生去流血。”激动的、喝得微醉的预备兵一边打，一边骂。

满洲人在这几天里从城里和郊区的村落成群结队地过河投奔满洲方面。在郊区的村落里，农民们由于按他们的意见理解动员，因此将满洲人驱赶出村落。

再例如，在坦博夫卡屯，屯长带着见证人查封中国店铺，并把中国人撵走，甚至不让他们同居民结清帐目（见《阿穆尔报》第26期）。

6月13日，从哈尔滨来的人带来了下面的消息：65俄里长的铁路被破坏；但一般反应，在满洲一切平静，看不出满洲人有任何特别凶狠的举动，在6月10日前，那里没有发生什么可疑之事。

总之，在发布动员令之后的最初几天，情绪是惊慌不安的。谁也不能肯定地说，仗能不能打起来，将要同谁打仗。这种情绪在接到6月15日的电报以后更加滋长起来。布拉戈维申斯克市的居民获悉6月11日的下述政府通知：俄国政府不会同中国交战，军

队被派到大沽和天津是为了帮助友好的博格达汗政府对付破坏铁路的暴民。

城里的酒店已关闭，6月14日贴出省长的布告，内称：“凡造谣惑众，扰乱民心，对本省中国居民施加暴力之罪犯，将依法严惩。”

6月14日，就必须将建筑物改建成医院的问题举行了市议会特别会议，因为需要将非军役病人(约30人)从军医院迁出，把军医院腾出来，供军事部门的病人使用。一部分病人于6月22日转到梅毒病医院，一部分病人转到专用病舍和伤寒病院，这两个地方为此进行了很好的消毒和改造。

同时，市公署将城里的旧“奶壶式”枪支送去修理。据说，找到了1,500支这种枪，但是后来得知，发给市民的枪只剩下540支，而其余的发给了消防队和卫兵，以便城里一旦出现什么骚动时使用。

为了保护阿穆尔河沿岸，航运局改装了4艘轮船，装备大炮，并用铁皮装甲。

为了保护电报线路，派出了各哥萨克镇的游动侦察班，三个哥萨克连被指定沿阿穆尔河岸站岗放哨。

6月中旬，原布拉戈维申斯克市警察局长科诺诺维奇中校以哥萨克师师长的身分被派往叶卡捷琳诺-尼科利斯卡亚镇，这个师的任务是保卫边界线，免遭武装的红胡子匪帮和中国流氓的侵犯。

为此目的，6月22日发给“边境哨所和兵船”一道训令，详细地叙述关于执行岗哨勤务、保卫电讯线路和木柴场的规则，为此目的由3至4人组成的游动侦察班每天应从一个哨所到另一个哨所，并观察在边界线上发生的一切事情。阿穆尔河沿岸保卫队全体官兵交由团长级的界务官管辖。

保卫队的官兵只有因公执勤时，才准许越过边界，而对中国人